

教育 背影

## 那个爱抱拳施礼的“多重”少年

■吴应涛

小良(化名)是一名随班就读生。所谓“随班就读”,就是让身体有残疾或智力有障碍的孩子进入普通班就读的一种教育方式,可以促使这些孩子通过正常的人际交往获得更好的发展。小良的“随班就读”档案卡上写着“多重”,这意味着他有好几种残疾。

小良的身体很特别。臀部向上往里凹,肚子有些往外鼓,整个上身又朝后弯,远远望去,好像一把拉开的弓,仿佛要把什么东西射出去似的。由于身体协调性不好,他走路时左右摇摆,让人担心随时会跌倒在地。考试的时候,他能准确把自己的姓名、学号写出来,语文、政治这些文科卷还能勉强写几行字,数学、英语就只能在选择题上碰几分了。

那一年,我教小良班的校本课,教材是我自己编的,主要内容是讲中国礼仪,每个班只安排一学期的课程。

凭经验,像小良这样的孩子,通常会较为内向,坐在角落里不发一点声响。可令人意外的是,在我的课上,这个孩子非常活跃。

我的这门课主要通过阅读和表演礼仪小故事,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种礼仪知识。第一节课我就郑重宣布,这门课不考试,不留课后作业,就是“玩”,大家只要课上读起来,议起来,演起来就行。所有同学都很高兴,包括小良,大家一起拼命鼓掌。

几乎每演一个故事,小良都积极报名参加。有时哪怕就是没有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他也乐呵呵的。有一次,为了演一个残疾人的角色,小良和别人争论了起来,说自己一定会演得更好。同学争不过他,只得让给了他。结果,小良演一个跛脚的人,惟妙惟肖,赢得一阵掌声。

后来我们学习中国古代礼节,从

作揖到拜手,再到稽首,甚至连女孩子做的万福礼,小良都认真跟着做,然后积极要求到讲台前给大家示范。虽然夸张的动作引得不少同学哄堂大笑,但他却并不介意。

我告诉学生们说,揖这种拱手行礼的方式简单易行,是中国古代人们见面时最常用的礼节之一,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换种问候方式,试一试作揖。当时,我看到小良竖起耳朵听得特别认真,然后若有所思,在底下反复练习作揖,还不时偷偷向身边的同学“秀”一把,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有趣的事发生了。有次课后我上厕所时,正好遇到了小良。他立即停下来,努力站好身体,向我一抱拳:“老师好!”我先是一惊,继而明白了怎么回事,也赶紧向他一抱拳回了个揖礼,他乐呵呵地走了。

几天后,老师们都在相互询问:

“某某班的小良给你作揖了吗?他这是哪儿学的呀?”原来这几天,小良课间见到老师时,频频作揖。后来校长也知道了这件事,因为校长在上厕所时,巧遇小良,受了小良一“拱手”。为此,校长专门在学校大会上表扬了小良懂礼貌。再后来,老师们见到小良时,待他作揖之后,也双手抱拳,给他行礼。

第二学期,我到别的班上上课了。每每遇到小良,他总是先作揖,然后问我怎么不去给他们上课了。我告诉他这个课只安排了一学期。他点点头。但下一次碰到他时,他又重复着同样的问题,我便重新解释。

新学期,我调离了那所学校。如今,一晃3年过去了。不知那个爱作揖的“多重”少年,现在怎么样?愿他平安长大,喜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苦难,坚强乐观地生活,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逸闻 轶事

太阳从东边慢慢升起,七爷走在长满青苔的巷道上,脚下一打滑,身子一个跟头,影子在地上抖了好几回。岁月无情,风霜催老,七爷腰身佝偻,右手夹着一个装着脏衣裤的木桶,慢慢往码头边走。自去年那个秋天的夜,老伴一觉睡下去没能再睁开眼,他就开始一个人打理自己的生活。

七爷的木桶里除了衣服还放着挤好牙膏的牙刷与褪色的毛巾,多少年了,他已经习惯在码头洗脸刷牙。牙膏是云南白药牌,有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每年节日,儿子都会带好几条回来。七爷小心地蹲在码头上,满眼是绿——浮萍是绿的,水草也是绿,水葫芦是绿的,河水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碧青。他慢慢吞吞地搓洗着灰不溜秋的衣服,像是在自己的时间软咕咕地对峙。

小河对面是公路,路两侧的树长了15年,七爷看着它们从弱不禁风的小树苗慢慢变成了参天的大树。公路上车子来来往往,特别是新添了城乡公交,绿色车皮与这青春浓密的树荫几近融合,因为这车极规律的来到,这村子的名字也被频频唤起——渔场。

车上经常有人透过窗子朝着这座小村庄张望。这村庄的房子,青砖黛瓦,偶尔还能看见一两股炊烟在空中纠缠盘结。村子巷道里的行走总是缓慢,时间在这个叫做渔场的村庄慢下来,不急不躁不追不赶,一副气定神闲从容不迫的模样。河里有簕,青竹与绿网搭建了诸葛先生八卦阵的雏形,网绳上、青竹上已然长满青苔,阳光擦在上面都有点打滑了,鱼儿钻进去,却是越挣扎越无法自拔。

鱼在,拾取的人呢?有心人或许会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用一根破竹篙撑着条半吨的小水泥船在河中央——这是七爷下水了,他总是隔个三五天收一遭。年岁大了,生活也就简单了,捕鱼的心随着力气一同消退了。在河岸还有一张小凳,像一只朝着小水攫取的大手。可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没有这个精神气去拾掇,能捞些鲫鱼虎头鲨小罗汉也就满足了。这蟹和簕是七爷与小癞子、二疤子(在村里一个浑名往往会成为一个人的终身符号)合伙经营的,寥寥无几的收益如今足以维系筷尖的需求。

七爷从码头站起的当儿,看见篱中央翻了两个水圈儿,一条鱼正自投罗网。此时,小船儿系在码头边,竹篙就绑在船左侧。七爷想,今天还是算了吧,反正鱼进来了也无法逃脱。

这早晨的阳光没有气力,连岸上的油菜花都无法催开,七爷端着木桶回了,途中遇到了二疤子、小癞子、张大夯和王茂生,七爷都问了声早,并叮嘱四个字:“快点集中。”其实他们手上已经拿着小马扎小板凳,腋下夹着小桌子,上面画着楚河汉界框框。七爷家里的那副大木头象棋也被二疤子抓在手上。

待到七爷回家把衣服晾晒好赶去,村口老榆树下的龙门阵已经摆开。老榆树有十五六米高,搬张凳子扛副梯子能够到的枝干已经被砍伐,做成家里的长凳,特别结实,能用上十年八年的。竟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扭曲,一种是中间向上凸起,像条弧,坐在凳上的两人自然往两边分,一种中间凹下,凳上的人也就近了,村里人给这两种凳子取了两个好听的名字——“别离”“合欢”。被砍去枝干的树身一开始有碗口大小的伤口,老榆树分泌的树脂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自我的救护,这地方鼓出来成了大包,也就成为顽皮孩童攀援的抓手。

树下,张大夯与二疤子已经在棋盘上厮杀,旁边的张也不闲着,口中忙着支招,这时周遭人的嗓门都大了。七爷在这晨间的喧嚣中把手背在身后,一脸的云淡风轻。七爷做的最多的还是拍拍这个的肩,摸摸那个的后背,而后夸一声:“身子骨还是挺不错的。”虽然七爷手下摸到的仅仅是嶙峋的骨架,但他仍然不断地夸着——为了提一口气,这口气大伙儿都需要。

老榆树下的棋局慢吞吞地走了四五局,太阳也就升高了,河面上闪着绿光。衣襟开始敞开时,人们慢慢散去。待到下午四五点的光景再聚一次,来几盘棋,顺便看对面公上人来人往,听几声:“渔场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带好行李做好准备。”

七爷他们知道,这车上、上上下下的多是青壮年,他们操着外地的口音,会在这片新鲜而陌生的土地上承包一块水面、打理一片农田或经营一座果园,把这个村庄的日子继续下去。

七爷想着:村子小了,就算只得剩下一个站牌,村子还在。一代人老了,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水,还鲜活活着。

渔场

■马军

人生 行板

## 母亲的硬币

■徐振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又在一枚一枚地数她的硬币了。那些硬币被母亲的双手反复摩挲,经年累月,已显得润泽光亮。每一次抚摸,母亲总要停顿一次,目光凝视着远方,满脸喜悦,似乎在努力搜寻岁月深处难忘的往事。

我小时候嘴馋,看到别人吃美味时,不自觉地会露出傻傻的神态。一旁的母亲看在眼里,她反复叮嘱我:“人家吃东西时不许张望,我们家也有。”说着,她会摸出一个硬币,让我去买小零食吃。打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母亲手里好像有特别多的硬币——买其他物品时,母亲不用大额钞票,都是用零碎的硬币。

上小学读书,哥哥与我在同一个学校。由于家里经济窘迫,每学期父亲总要去找我们的班主任商量减免学费。缴学费时,母亲总是在一只袋子里放上一堆硬币,由父亲拎着送到学校。减免的学费退回来,父亲摊开手,是几张小额的纸币。

直到我上中学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硬币。勤劳的母亲没有固定的工作,于是她在街上摆个摊子,做油炸臭干的小生意。收到的多是硬币,给出的也是硬币。

有一年秋季开学,母亲大清早又拎着一只小袋子叫我交学费。我傍晚回家,看到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正弯腰数着桌上的一枚枚满是油渍的硬币。那一刻我无比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我和哥哥的学费、家庭的各种开支,是靠着母亲一个硬币一个硬币攒起来的。勤劳节俭的母亲,为家人撑起一片“晴天”。

后来,母亲的年龄渐渐大了,我带她到江南享享清福。哪知过了几年,她竟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眼前的事情全部忘记,却对我们幼年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冬季的一天清晨,我刚睡醒,家中不见母亲,寻遍小区都未见她的身影。保安告诉我,似乎在楼底的停车库里听见奇怪的笑声。

我飞奔而去,看到母亲赤着双脚,身穿薄薄的睡衣,拎着一小袋硬币站在水泥地上傻笑。那一刻,我的泪水涌了出来,不禁连声呼唤:“阿妈快回家,你不冷啊!”母亲没有回答我,要去数硬币,被随之而来的家人一起搀扶回家。

回到家,母亲又安静下来。我刚想出门上班,她一把拉住我的手,举起钱袋认真地问我:“这里的学费够不够?”说完,她仿佛又沉浸在从前的时光里,数起一枚枚硬币。

我不禁想起刚参加工作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在江南上班不久,又考上了成人高校。暑期回老家看望母亲,她非常高兴,逢人就夸我考上大学了。

回江南前,母亲交给我一些大袋子和小袋子,里面装满了地方土特产和自家种的蔬菜。接着,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卷报纸包好的硬币塞给我说:“拿着拿着,防止学费不够。”我连忙说:“阿妈,这些钱你零用好了,我已经参加工作,单位发工资啦!”两人推来让去,一不小心“哗啦”一声硬币滚落一地。

母亲慌忙蹲下身,把硬币一一捡起来。看着她佝偻的身体和粗糙的双手,散落在地上反射油光的硬币在我眼前逐渐模糊。我默默地蹲下身来,和母亲一同捡起硬币。这些小小的硬币,是母亲风里来雨里去,一块一块辛苦挣来的,里面凝聚了母亲对我们子女的期望。

最后,我还是把那卷硬币塞回到母亲手里。

去年母亲去世了。收拾她的遗物时,我发现她竟然仍保留着那卷用报纸包裹着的硬币。如今,我没有舍得用去那些硬币,一直珍藏着,因为我还能感受到里面有母亲温暖的呼吸。那些闪烁着母爱光泽的硬币,照亮着子女的前程和人生,也是我一生中宝贵的财富。



打鱼人

董泽中 摄

书缘 书话

## 品味民间造物的温暖初心

——读《百工记》有感

■李钊



耕田、纳鞋底、弹棉花、补锅、货郎担、爆米花……翻阅潘伟的《百工记》,旧记忆迎面而来,在新旧行业的兴衰更迭中,许多镌刻着一代人生活烙印的旧行当、旧技艺和旧物件,正如逝去的光阴般渐渐远去,留给我们的浓得化不开的昨日记忆和用心做手艺的“工匠精神”。

历史,不止记录轰轰烈烈的人和事,也记录着日复一日不断消失的生活记忆。《百工记》既关乎过去,也预示未来,是一部民间造物史,也是一部百姓生活志。以一图一文的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相互阐述的方式,记录着200多个旧行当和旧技艺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不管百工杂技是成为“非遗”项目,还是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渐渐消失,一张张铭刻百工造物的图片,一段段记录技艺众生的文字,于真实、客观、温暖中为我们打开一个日渐模糊的昨日世界,呈现出百姓生活的温度,镌刻社会发展的记忆。

岁月流转,许多旧行当看似已被遗忘,但蓦然回首间,却发现它依然存在于被忽视的某个角落里,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社会和生活如何变化,它们始终姿态低调,神色从容,在夹缝中求生存,记录着我们的过去,温暖着我们的记忆。《耕田》中,“公婆犁”耦耕、骑牛耙田、打插秧格、收稻打禾,未实现机械化耕种之前,人力和畜力共用,于田间耕耘美好生活,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在千年农耕时光里的景象;《纳鞋底》,牵着旧记忆,昏暗的灯光下,亲人依着一双巧手剪出的纸样,蜡线在锥针的引导下,穿梭在鞋面与鞋底间,锥针以额为磨石,鞋身木托支撑定形,在千锤百炼之后,做出一双供我们远行万里、追寻梦想的千层底布鞋;《铜碗》《补缸》《补锅》《焊白铁》里的景象已默默退出我们的生活,可在物质匮乏的时代里,东西坏了就修修再用、补补再使,绝不简简单单换个新的,在朴实生活里,我们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造物技术不断提升,许多旧行当面临难以逆转的生存困境,消失看似已成必然。叹息和追忆过后,蓦然回首,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部分旧行当正在传承和创新中焕发出新的光彩,而匠人们秉承初心,专心做一事的“工匠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捏泥人》中“泥人郭”的第三代传人郭师傅开起网店,专售定制公仔,而他的儿子正在自学西洋素描,虽然将传统手艺发展为谋生之业的道路漫漫,但光明可期,未来可期。葵扇本是价廉之物,可《卖葵扇》中多次提及的“新会葵扇”在经过传承和创新后,融入现代美术工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实现“葵扇价增”。多数旧技艺虽只是谋生手段,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但匠人们专注眼神里流露出的光芒,折射出的是内心的力量和重量,打铁、打金、雕刻、制笔、制秤等一件件充满人情温度的物品,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传递着用心做自己的手艺的“工匠精神”。

如今生活便利,时光加速催促百业百技更新迭代,我们是否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幸而《百工记》记录的老行当里,不仅唤起了我们久远温馨的记忆,触摸到最淳朴的百姓生活痕迹,更让我们从渐渐远去的工匠身上品味到传统行当和技艺的温暖初心。